

现代鬼故事丛书

古灵惊怪、无奇不有

幸运鬼故事

XINYUNGUI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幸运鬼故事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现代鬼故事系列丛书

出版社

(宁)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:白丁

幸 运 鬼 故 事

现代鬼故事系列丛书

艳 鬼故事

恶 鬼故事

背时鬼故事

幸运鬼故事

幸运鬼故事

本书编辑部编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 印张:20 66 千字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-227-01295-6/I·357

全套(四册)定价:18.00 元 每册定价:4.50 元

目 录

- 月圆之魂····· (1)
- 与鬼同乐····· (21)
- 火中女神····· (30)
- 古井旁的小屋····· (40)
- 一夜风流····· (53)
- 神奇的陌生人····· (57)
- 奇怪的王先生····· (60)
- 巧女····· (64)
- 疯子与酱牛肉····· (67)
- 美女送上门····· (73)
- 别字好运····· (80)
- 防寒手套····· (82)
- 野妹子····· (84)
- 快乐的三游子····· (89)
- 救命恩人····· (95)
- 两只老鼠····· (100)
- 救命表····· (106)

月圆之魂



你听过月圆故事吗？月圆的夜，总会有许多可怕的事情会发生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在月圆之夜会变成人狼，又或者平时很正常的人，在月圆夜会忽然疯了，僵硬的尸体，在那夜会站起来……

不过你听过多少个月圆的故事，但以下这个故事，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月圆夜，这一夜，月特别圆，不，不是中秋，你别自作聪明了。

有句俗话，叫做：人生风见月当头？

听说，一年之中，有那么一晚，午夜那刻站在露天地方，圆月恰在自己的头顶，于是自己所站的四周，都没有影子，而那个神奇的一晚，就是在农历十一月十五那夜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地方——西村。

务家的人，身体一直都比城市里的健康很多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几时会半夜三更还未入睡呢？就因为这样，人生几见月当头这句话才会流传起来。

那是十一月十四了，田里的活早做得七七八八，是准备过冬和过年了。

晚上，村里的小伙子围坐在一个叫大狗的家中玩掷骰子，不知什么时

候，忽然一个叫阿根的小伙子叫嚷起来。

“喂，明晚是月当头了，你们哪个见过月当头？”

“都说人生几见月当头，哪一个能见着？除非不睡觉。”大狗说。

“听说，站在月光下，地上就没影子，这件事我总不大相信！”另一个叫添旺的年青人说。

“这样好不好，咱们几个人约定，明天晚上别那么早睡，大家等到十二点钟，走到外边站站，看看到底是否有没有影儿？”最古灵精怪的阿润说。

“好！我赞成。”阿根第一个附和。

“既然月当头那么难见，我们几人非要见见不可，看看是不是真的连影儿也没有。”大狗也道。

于是四个小伙子就约好，在明天晚上，即十一月十五，晚点睡觉，看看月当头。

夜，在乡间，静悄悄的，只有虫鸣，只有狗叫。

不过，今夜的月很圆，十五嘛，是月圆之夜，月皓洁，玲珑，简直比中秋时的月还要亮。

十一月，天气开始冷了，不是吗？已经深秋入冬时分，就算在这中国最南的地方，多少也有点冬意。

大狗等四个同村的年青人，兴致却高，吃完晚饭，大家都不肯耽在屋里，就惟恐错过了月当头的短促时刻，所以他们都走出屋外，拿了几张竹凳一块儿聊天，顺便等待那重要的时刻来临。

乡下人看时间可以今天城市里有名贵手表的人还要准确，几个小伙子在晒场里，剥着花生，谈谈笑笑，互相提醒对方，别要打瞌睡，以免错过了那么重要的时刻。

天，连半块乌云也没有，月，亮得像镜子，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月亮已爬到天空的正中间处。

“喂！是时候了，大家站起来，看看月当头！”阿根首先跳起来。

乡下人就是那么能干，他们能察看月亮在天空运行的位置而知道时刻，一点儿也没有错，这正是半夜时分了，当阿根站起来的时候，其他三个青年人，也都忙跳了起来。

也真够憨直，四个年青人，象排队似的，一字排在晒场的当中，四个人忙碌地低头，看着自己身边的地上。

水银般的月亮，泻在四个青年人的身上。

那圆满的月色，果真似在四人的头顶，一丝也不歪的，一年中只有这一刻，月真的在头顶了。

“呀！真的，你们看，我四周都没有影子，连半点儿也没有，哈哈，原来月当头是这样的，我终于见着了。”首先兴奋地叫起来的是阿根。

阿根并没有说错，其他三个小伙子同时都可以看到月亮真的来到了阿根的头顶，他落脚的四周，果然是半点影子也没有。

“就只是你见到月当头？你们也瞧瞧我，我身边也没有影子！”阿润不甘示弱地说。

“我也是。”添旺插嘴。不错，月当头那一刻，人站在露天的地方上，是不会有影子出现的。

四个年青人都十分兴奋，在乡下，有许多人活到七八十岁，都没见过月当头，而他们都能看到，难怪他们会觉得兴奋。

不知在什么时候，阿根忽地出了一声怪叫。

“你们看大狗，他……他的背后怎么会有个影？”

此语一出，四个年青人都吃惊得跳起来，特别是大狗，他马上回转身，看看自己身后的地上，果然一条修长的黑漆的影，贴着自己的脚跟展开。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为什么没有影？”大狗失声地说。

可不是，大狗是看到自己身边的影子的时候，同时立刻看看其他三个同伴，他们立足在地上，前后左右，都干干净净的，半点影儿也没有，为什么偏偏只有自己有条诡秘的影子附在自己的脚跟？

“这……这是为什么？”刹那间，四个年青人，面面相觑的，发出同样的一个声音来。

刚才看月亮当头的兴致。刹那间消失了，他们觉得，环绕着他们的，忽然有种非常可怖的气氛，大狗背后地下的那个影子，似乎十分可怖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们看看，大狗背后，怎会有个人站着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阿润脸青唇白地叫起来。

添旺和阿根都同时一呆，也同时一凛，因为阿润的话一点儿也没有错，他们三个人，六双眼睛，同时都看到，大狗背后，的确站了一个人。

他们同时都知道，除了他们四个人之外，全村的人，早已在安睡之中，何况，晒谷场这么大，只要有人走过来，绝对不能逃离他们的视线。

可是，这几乎完全不可能，刚才他们还在研究大狗在月当头的时候，怎么还会有影子？六双眼睛，都瞪着大狗，有人会出现，他们怎会疏忽的

看不到？

没有错，阿根他们绝对没有看错，大狗的背后，的确是站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无声无息的出现，甚至他真正出现的时间是何时，他们竟都无法说出来。

风，一阵凉风忽然地吹了过来。

阿根不但起了鸡皮疙瘩，那阵凉风，简直要钻进他们的身体，吹得他们遍体生寒。

因为他们看到大狗背后忽然站了个人的时候，他们竟也看到，贴着大狗脚跟的影子，刹那间消失了。

“你……你们别……别开玩笑，我……我背后哪里有人站着？我怎么会看不到？”大狗道。

大狗的声音是结结巴巴的，因为他被三个同伴青白的脸色和惊人的说话吓怕，何况，他回过头去，真的什么也看不到。

添旺等三个人的脸色，并未因大狗的自辩而转好，因为他们心里明白，大家并不是眼花，也没有开玩笑，他们六只眼睛，都看到站在大狗身后的人影。

或者，那不应该称作人影，他们都不知道，站在大狗身后的，到底是不是人？

他们只看到那人的一张灰色的脸，以及上半截身体，至于下半截身体，任他们穷尽目光却看不清。

他们更可能认定，那不是村里的人，村里并没有这么一个人，而且，这个人的样子很怪，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，却给人一种诡秘阴森的可怖感。

目睹三个朋友只是定睛的瞪着自己，大狗只觉得心里发毛，一股说不出的寒意，直冷到脚底。

“你……你们为什么老是这样看着我？这……这种玩笑开不得的，不如咱们回……回家去吧！”

大狗的话，简直就是提醒了三个朋友，在他的话刚说完的时候，阿根他们忽然扯开双脚，头也不回地往村子里跑了。

若大的晒谷场里，只留下大狗一个人，或者说，大狗背后，还有个影伴着他。月又已向西移！

阿根，阿润和添旺三个人各自回家后，都躲在被窝里蒙头大睡，只有在梦乡中，才会把大狗背后的那影子的事忘记。

可是，天刚亮，阿根，阿润等三个人的家门均被人在外边拍得震天作响，想赖在床上不起来也难。

当村里的人都集中在一块时，首先就见到大狗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，接着，大家都把阿根等几个围起来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家怎会这样的齐全？”阿根搓搓还未睡醒的眼睛，怀疑地问。

是大狗的爹走上前，他一脸忧虑地问：“阿根，你们昨晚跟我家大狗一道去看月当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家大狗到现在还没回来。”

大狗爹的话，使阿根等人的睡意一下子全消了。

天气虽然是那么凉，但阿根等人只觉得自己额上，拼命地冒着汗。

“大狗没回来？这怎么可能，他上哪去了？”阿润不停地在惊叫。

被人正低声安慰的大狗母亲，忽然扑到阿根的面前，哀嚎大哭说：“你们还装傻，我们大狗一向都很听话的，怎会不回家，一定是你们把他藏起来，你们今天要不说出我儿子的下落，我就和你们拼了。”

也难怪，她虽然生养过十一二个孩子，但最后只养得大狗一个，如今大狗下落不明，她伤心难过之余，有此不讲理的表现，也是叫人同情。

“阿润，昨晚的事到底是怎么样？你们还不一五一十地说出来，要是再隐瞒，可就要请村长出来了。”一位年纪较老的村人，向阿润说道。

于是，三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，将昨晚观看月当头的一切经过说出来。

不是村人迷信，实在是这件事情过怪异了，而且，纵使一个人眼花看错，也没有理由三个人都同时眼花。

大家都相信，阿根他们没有看错，在那黑夜中，真的有个只有半截身的“人”立大狗的身后。

可是，在阿根他们跑回家之后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？

大狗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这是一个谜，大狗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转眼之间大狗已经失踪一个多月。

天气越来越冷，没有人再在田里工作，大家都忙着办年货，买猪肉，蒸糕准备过年，只有大狗一家仍是蒙上阵阵惨淡愁云，做母亲的为了儿子的失踪，这些日子来，简直就哭断了肝肠。

大狗到底还活着？是死去？没有人知道，但是，他的母亲却认定，要

不见到儿子的尸体，她绝不会承认大狗已遭不幸。

又过了几天，差不多到大年夜了，家家户户团聚在一起，乐乐融融。只有大狗一家灶上连烟也没有，家中发生了这种突变，又哪能吃得下？

夫妻俩在家中相对叹气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叩门。

大狗的母亲首先跳了起来，这些日子，只要听到叩门声，她都会认为是自己的儿子归来，可是，当她把大门打开时，却整个人都呆了。

“你……你找谁？”

门外出现的是个穿着大襟衫，黑裙子，十七八岁的姑娘。这个女孩面目姣好，文文静静的，一看之下，就知道是有教养的姑娘。

“这……这儿是大狗的家吧？”那少女有礼貌的向大狗的母亲问。

一个多月来，就从没有得到过大狗半点消息，虽然这个少女，他们以前从未见过，可是一听到有关自己儿子的消息，刹那间，这对老夫妇简直兴奋得不知道如何才好。

“进来，快进来坐，我们是大狗的父母。”大狗的母亲兴奋得拉住那少女的手把她拖进屋里。

“姑娘，你见过我们大狗？”大狗的母亲还未等那少女坐下，就迫不及待地向她追问儿子的下落：“大狗现在在什么地方！”

那少女对她的话并没有回答，却徐徐地跪了下来，这一着顿时令这对老夫妇呆若木鸡。

“哎呀，这位姑娘，咱们是乡下人，怎能受得这么重的礼，折煞我们了，快点起来吧！”大狗爹惊惶地叫道。

那少女并没有依大狗爹的话站起来，相反地，她还深深地向他们老夫妇叩了几个头。

“两位老人家请别客气，我这次前来，是特地拜望两位老人家的，我……我和大狗本月初一成亲，现在我是尽媳妇应尽的礼！”少女轻声地解释，而脸上本能地泛起了一片红霞。

老夫妇听了那少女的话，全都呆了，他们面面相觑，对这突然的事，实在是不知所措。

“我们很抱歉，成亲前没有经过你们两位老人家同意，今天我特地来到这儿，是向两位老人家赔罪，希望你们别怪我们！”少女仍跪在地上说。

大狗爹似乎还未定过神来，而大狗的母亲却已是喜上眉梢，一个多月来，没有儿子的消息，几乎是肝肠寸断，而此刻，不但知道儿子的下落，还

得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。她还微微责怪儿子的荒唐，但眼前这个少女的道歉话，已使她什么气都消了。

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天气那么冷，跪在地上，可不是好玩的事情，先站起来再说。”

细问之下原来是少女娘家姓冯，闺名美莲，父亲是东山的富户，只有这么个女儿，所以一直对小女儿视如掌上明珠。

大狗地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媳妇是富豪的女儿，更是高兴，直拉着冯美莲的手仔细地端详，连日来的愁云都散尽，此刻是喜上眉梢的样子。

毕竟，大狗爹比较稳重点，不会像他的老婆那样感情用事，他端详了这个自认是他儿媳妇的冯美莲一会儿，问：“咱们大狗自小就没有离开这个村，他怎会无缘无故到城里去？又怎会认识你呢？”

冯美莲听了公公的话，也不敢怠慢，立刻就回答：“大狗是怎样来城里的媳妇也不知道，只是那天起来，我在家门外见到他晕倒就把他救进来，这……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，这与他是前生注定的婚姻，爹爹一向都很顺我的，所以我们拜堂成亲……”冯美莲说话的时候，又颊泛红霞，看样子是更加娇美。

大狗爹听了她的话，呆了半晌，他总觉得事情不应该象冯美莲口中所说的那么简单。可是若叫他想出反驳她的话，大狗爹又无法想到。

“对了，大狗现在在哪里？他为什么不回来见我们，叫你独个来？”大狗爹又问。

“大狗在城里跟爹学做生意，忙得抽不出空来，因为我爹只我这一个女儿，大狗既然和我成了亲，就等于我爹的半个儿子。所以我爹打算教他做生意，将来全部财产就交大狗打理，暂时大狗不能回来，又怕你们两位老人家挂念，才让媳妇前来，一方面是向两位老人家赔罪，另一方面，是给你们带来大狗的消息。”大狗爹听完了冯美莲的话，半晌也不做声，他是个淳朴老实的农民，对自己的儿子高攀这么一门亲事，心里实在不大高兴，何况，知道儿子的下落，总是高兴的。

而大狗的母亲态度就完全不同了，她本来就一心希望儿子娶个媳妇，眼前这冯美莲，不但家中有钱，而且又那么漂亮，简直从心窝里乐出来。

“老头子，你罗罗嗦嗦干什么，也不见咱们媳妇，赶了大半天路，让她休息呀，总是问长问短的干什么？”大狗的母亲拉着儿媳妇的手露出一副无限疼爱的样子。

“对了，你赶了这么多的路，一定还没吃饭，我上去给你做饭。”

“我来帮你忙，婆婆，好吗？”冯美莲说。

“不用，你这种千金小姐，哪会做厨房里的的工作，歇了一会儿，很快就好了。”大狗的母亲几乎接近奉承的说。

自从十一月十五以来，大狗的母亲从未这么高兴，平时自己养的鸡，压根儿就舍不得吃，可是现在为了这个有钱的媳妇，又宰鸡，又杀鸭的，弄了几个精美的菜肴出来。

次日很早，村里许多人都来看大狗母亲的媳妇。因为昨夜大狗母亲待这千金之体的媳妇休息后，到家家户户去通传，自己的大狗走了运，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小姐。

这突然而来的盛会，几乎使冯美莲要找个洞钻进地下去。村子里的人对这个城里来的小姐，又羡慕又妒，又对大狗的母亲赞不绝口，直称她好福气，攀了一门好亲事。

只有一个人对这件事不太热心，就是大狗爹，尽管冯美莲并没有豪富人家的小姐娇气，尽管她样子长得又漂亮又大方，但大狗爹却打从心窝里不赞成这门亲事。

连大狗爹自己也觉得很苦恼，因为他也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一看到这个冯美莲，就浑身不自在，他有个感觉，这个冯美莲是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更何况，象自己的儿子，还念不到一年书，又怎会被东山的富豪瞧得起？招为女婿，太莫名其妙了。

但见到老婆那副高兴的样子，却不便泼冷水，何况，妇道人家，只听到儿子娶了个豪门小姐，高兴都来不及，又哪会考虑这种道理？

大爹私下却决定了一件事，必定要见识自己的儿子，把这件事问明白，才可以认那姓冯的女子作媳妇。

两天后，就是除夕。

大清早，冯美莲起来告诉这对老夫妇，她要赶回城里去。

大狗的母亲虽然苦苦挽留，但冯美莲的口气却是象舍不得要自己的丈夫在除夕之夜，独自在家，大狗的母亲思子心切，听到她如此一说，也不好意思挽留。

当然，临别依依，大狗的母亲有许多的事情要叮嘱媳妇，而大狗爹站在老婆旁边的还是冷冰冰的态度，半点儿也不将儿媳离去的事看得重要。

只是，在大狗的母亲频频叮嘱儿媳时，大狗爹忽然冷冷地插嘴道：“老

太婆，你别那么罗嗦，我和她一块到城里去！”

听到大狗爹也要去城里，大狗的母亲和冯美莲同时惊愕起来。

“老头子，你去城里干什么？明天就过年了，大年夜瞎什么？”

大狗爹冷冷瞅了儿媳一眼，道：“大狗娶了亲，也不预先通知我们，我这次去城里，就是要看看他，问问他眼中是否还有父母？”

冯美莲听见公公如此说，一脸惊惶，忙替丈夫解释：“公公你别怪大狗，这全不关他的事，是我不好，只顾匆忙的办喜事，没理会你们，请你们别怪他，而且，这儿去城里又没有车子可坐，要走大半天的路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你一个人回去，现在时月不好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我们又怎向你父母交代？何况，现在大狗成了亲，我们总不能不去见亲家的！”

大狗爹去意十分坚决，而大狗的母亲一向是惯于顺从丈夫的，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，至于冯美莲，既然是晚辈，更不便再提出抗议。

以今天的目光来看，西村距离城里，实在是很近的，但在当时，交通工具本来就不怎样发达，连鸡公车也休想找到，村里的人到城里，都要靠自己的两条腿。

吃过早饭，大狗爹便真的和冯美莲一块上路了。

由于大狗爹对这个儿媳妇，并没有什么好感，虽然一路上，冯美莲时时逗他说话，但他还一点儿也不热心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，有时甚至冷哼一声，当作回答。

渐渐，冯美莲也发现，要讨好这老头子并不容易，索性也停下来。

也不知道冯美莲走得缓慢，还是大狗爹慢吞吞，走了大半天，才到彩虹桥。

一直，大狗爹都没有开口，那种冷冰冰的态度，连冯美莲也感到不安。

东山那儿的房子，高高大大，建筑精美，里面住着的人家，非富则贵。

冯美莲领着大狗爹，在一幢很高的房子前停下来。

细看这家房子，又华丽，又够气派，大狗爹站在门外，直觉这房子有种迫人的气势，心中更暗恨儿子，怎会攀了这么豪富的亲事，自觉他们这种乡下人，是高攀不起。

当踏入了大门时，屋里的气派，更使大狗爹产生了一种“一人侯门深似海”的感觉。

厅子很大，布置得一尘不染，全是酸枝家具，客厅的中间，放着一张若大的云石酸枝八仙桌，更显得这冯姓的人家豪华气派。

“公公，你随便坐！”冯美莲殷勤地招呼大狗爹。

一个干干净净，脸目较好的丫头，奉上一盘茶。

环视了客厅一周，只觉得气派是够大了，但静悄悄的，除了那奉茶的丫头出现过，竟连仆人的脸也见不到。

大狗爹正待开口，冯美莲又说：“公公，茶快冷了，请用茶吧！”

轻轻的呷了一口茶，大狗爹虽是乡下人，也知道自己喝下去，是最上等的香饽！“怎么不见令尊和令堂呢？”大狗爹终于忍不住询问。

“我还没告诉公公，我娘一生下我就去世了，爹跟我是相依为命的，你请随便坐一会儿，让我进去看看，爹和大狗在不在家！”

半晌，冯美莲出来了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原来爹跟大狗，到昌华街高伯伯那儿吃年夜饭，要很晚才回来，要是公公急于见大狗，我差人到高伯伯家，请他们马上回来！”

“不用了，反正我人已到这儿，也不差这一点儿时候！”大狗爹心中虽觉得这件事太凑巧了，但毕竟也是乡下的老实人，不会摆什么架子，心里想着，反正入夜就会见到儿子，就不差那点时候。

晚饭是在冯府吃的。

菜肴是十分丰富的，但只有那如花似玉的儿媳陪伴，而且，大狗爹满腹心事，面对满桌子山珍海味，还是吃得很少，而美莲似乎也不习惯与这严肃的老头共桌吃饭，更不下筷。饭后，都差不多九点了，冯美莲的父亲和大狗，还没有回来。

“公公，走了大半天的路，你一定累了，客房已经打扫干净，不如你先进去休息一会，待大狗回来，我立刻要他去见你，好吗？”

其实，冯美莲是个很体贴，很周到的女孩子，她的安排，大狗爹没有理由反对，也很奇怪，他始终对这个温柔体贴的女孩，没有什么好感。

在冯美莲的引导下，大狗爹进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华贵房间，那儿的布置，亦是最上等的酸枝家具为主，而那张睡床，却是用上等的昆甸木做的。

当冯美莲和打水给大狗爹的丫头都出去后，偌大的房间，就剩下大狗爹一个人了。

虽然是有有点疲倦，但大狗爹却一点睡意也没有，不知怎地，当他踏进这间大屋时，心里就有个感觉，自己走进一个很诡秘，很可怖的圈套里。

说不出感觉是怎样来的？也许是因为直到现在，还未见到儿子的面，而直觉中，大狗爹有个不祥之兆，似乎他的儿子已遇到危险，特别当他走

进了这房间后，他觉得有点儿心惊肉跳。

坐了一会儿，大狗爹禁不住心中的好奇，想出去走走。房门纹丝不动，似乎被人在外边锁起来。

大狗爹心里一惊，使劲地抓住门栓，拼命地往外推。

可是，一点儿用也没有，门的外边真下了锁，任他出尽吃奶之力，房门还是纹丝不动。

当冯美莲在村里一出现的时候，大狗爹已经直觉事情不会那样简单，现在儿子见不到，自己反被锁在这间陌生的房间里，莫名其妙的，一股寒意自心底里发出来。

“喂！干什么把老子关起来，你们若不巴放老子出来，老子可要开口骂人了。”

外边连半点儿动静也没有。

“屋里的人都死精光了吗？我干你娘，姓冯的臭丫头，你识相的，马上把老子放出去，否则，老子可要你们房门破开了！”

大狗爹本来就是粗火气来时，什么粗话都说出来了。

外边死寂寂的，任大狗爹叫得力竭声嘶，依然没有半点儿声音，加上黑夜应有的寂静，这么大的冯府，倒有点儿象鬼惑般的可怖。

冯美莲往哪里去了？冯家上下的仆人，又往哪里去了？这是一个骗局。

没有可以解答这些疑问！

这是除夕，家家户户都在庆祝这去旧迎新的时候，当大狗爹白天和那自称冯美莲的女孩，从西村走出来时，沿途都可能听到爆竹声响，入夜后，应该是更热闹的，而此刻被关在房里的大狗爹不但爆竹声听不到，甚至是任何其他的声音都没有。

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发生在大狗爹的眼前！

毕竟，大狗爹是老于世故，他知道既然对方存心把他诱进来，自己就算真是骂得力尽声嘶，对方也不会释放自己的，特别是在此刻，连他们的底细，一点也不知道，再不冷静下来，全会正中对方的圈套。

大狗爹把自己愤怒的情绪制住，开始冷静地去分析，从大狗的月当头的晚上失踪，冯美莲的出现，自认是他们媳妇，这件事大狗爹已隐隐觉得不妥，只认为自己的大狗与文静有教养的富家女，无论如何也不相匹配，因而他才会连除夕也不在家里度过。匆匆忙忙跟着出来，没想到儿子还

未见到，自己又身陷绝境。

也许是一种第六感觉，大狗爹的心忽然一寒，他有个预感，可能自己的儿子遭到不测，想到这里，大狗爹再也不能镇静，他要冲去，好歹找到那个冯美莲，因为他明白，要知儿子的生死，只能靠冯美莲那条线索追寻。

环视房间一眼，竟没有任何一件东西，可以作破门的工具，大狗爹情急之际，也管不了这么多，只有运用双臂之力，欲撞作困之门。

正当大狗爹拼尽全力，要把房间门撞开之时，蓦地，房间中央的灯，竟熄灭下来。

黑暗，无边的黑暗，一下子把大狗爹浓浓的包围了。

本来，四周就是寂静得象个坟墓，现在，加上了黑漆，使得大狗爹胆战心寒。

象疯狂了一样，大狗爹在黑暗中摸索，想找到灯，使房间恢复光亮。

可是当他四周摸索时候，忽然脚象被什么绊着，身子失去平衡，就跌在地上了。

大狗爹也算是精明人，当他倒在地上后，马上以手按地，想再度爬起来，然而他的手按在地上时，指尖忽地触到一点冰冷的东西。

眼前还是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一切只能靠双手去抚摸，亦只可以指尖的感觉，去判断那冷冰的东西是什么。

此时的大狗爹，正以指尖，一寸一寸的，在那冰冷的东西上移动。

人的指尖本来就是有敏锐的触觉，有时，指尖的摸索功用，是可以代替眼睛的。

大狗爹一寸一寸的去摸索，指尖传给他的感觉，那冰冷的东西很滑，大约有两三寸宽，八九寸长。

沿着冰冷东西的长度，慢慢往上移，忽地，大狗爹摸索到大概象圆柱一样的东西，是连在那冰冷东西的上方。

一种极本能的反应，大狗爹的手赫然的缩回来，可惜四周是无边的黑暗，使人无法看到大狗爹的脸孔，否则，此时大狗爹脸色的青白，也真够瞧了。

自己的指尖，是不会欺骗自己的，假如还有人不肯相信自己的指尖的触觉，大概只有大狗爹了。

因为，他刚才的摸索，指尖告诉自己那东西，长形又象根圆柱的东西，